

香港 即时

冼国林宣布参选特首 – 从支持港英司法，到变成蓝营KOL

“去牛池湾饮早茶、去旺角剪发……我的亮点是贴地气、近民意”



2022年1月19日早上10时，冼国林在其“冼师傅讲场”YouTube频道或Facebook专页公布参选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图：影片截图

端传媒编辑部 发自新加坡 | 2022-01-19

冼国林 爱国爱港 选举委员会 司法制度 特首选举 撑警 林郑月娥

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如无意外”只余两个多月，坊间一直盛传林郑月娥寻求连任，而陈茂波、李小加、陈冯

富珍、梁振英、叶刘淑仪等则是潜在对手。只是半路杀出程咬金，逾60岁的“蓝营爱国KOL”冼国林今日（1月19日）早上抢闸在其YouTube频道表态，宣布将参选。

有别于他过往的影片选用办公室、书房背景，今次他的“竞选行政长官宣言”录影短片，背景为一片浅蓝，并写上“忠诚坦荡 仗义担当 不患得失 赤诚服港”作为竞选口号。而不变的是，他继续沿用一贯简体字幕。

他自称“政治素人”，表示今次参选并没有大财团支持，也没有星光熠熠的竞选团队，现时的团队是包括不同界别专业人士、家庭主妇、学生、职场新鲜人等。“我跟大家一样，吸同样的空气，走过同样的路，受过不同挫折，我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份子。我的亮点是贴地气、近民意”。

以出身草根作为卖点的他，说虽然生活条件已改善，但仍然常去牛池湾饮早茶、去旺角剪发，又去深水埗购物用餐，“我有信心我将来的施政，一定贴近大家的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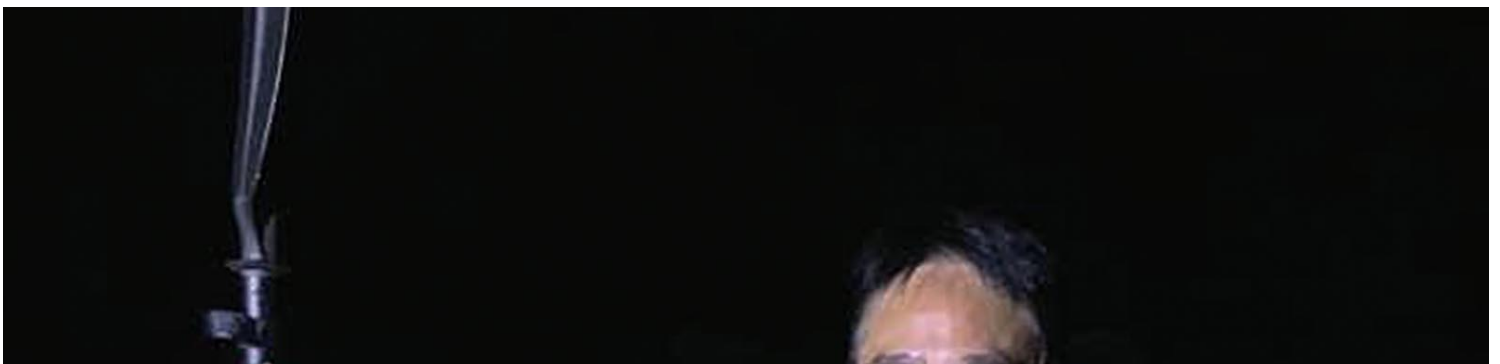
面对坊间对他的质疑，他说知名度并不重要，但承认曾说过不会从政，因怕从政会影响家庭生活，“但自从去年我家里发生重大变故，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打击。”他称有网友和朋友认为他应该把精力放在贡献香港，故他重新考虑从政。

另一方面，他说见到香港已五劳七伤，经过20多年内耗，已到刮骨疗伤的地步。“虽然我年过60岁，亦只是一个只剩单眼的伤残人士，但深信我的体能和意志是不会比任何候选人逊色。”

他续称，会配合中央政策，其政纲重点包括将大刀阔斧改善民生问题，提升市民生活水平，打造和谐社会，并会兼顾各阶层合理权益，和着力发展创科和金融。但他并未有政纲具体内容及执行时间表。“至于我的政纲，我会打破传统，用崭新方法制定，就是全民参与，采用开放式open-ended方法，将我的政纲分阶段放上竞选网站……”

现时他的竞选网站颇为简单，只将过往一些短片和文章上载，并设捐款赞助内容。

“我深信我有能力胜出这场选举”。





冼国林脸书上的生活照。图：冼国林Facebook

由娱乐圈说起

公众认识的冼国林，要由电影讲起。他是一代咏春宗师叶问之子叶准的徒弟、艺人王祖南之舅父、亚视助理副总裁冼伟智的堂兄。他广受注目，源于他08年促成拍摄电影《叶问》，当时电影获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两年后他担任国艺控股主席，出品香港电影《叶问前传》、《叶问：终极一战》；该公

司旗下艺人包括冼的徒弟兼模特儿陈嘉桓。

他练武，信奉道教，称痛恨暴力。不过当年爱徒涉被艺人马德钟、陈浩民借醉非礼，闹到满城风雨，冼国林就自爆因事件掌掴爱徒，大闹她“死蠢”，因她解释不到为何跟二人去食饭又唱卡拉OK。他2011年接受《壹周刊》访问时为自己辩护，这叫做“爱之深才责之切”。

“叠埋心水”（一心一意）从政的话，娱乐圈的风风火火，只是副业。查实他的工作履历本来亦广，除曾任职银行金融业外，亦曾做过小贩、货仓助理、送货工人、的士司机、辅警、武术教练、公司顾问等。

当人有了财富，就更有资源心思思欲投身政治，或走入官场。这年头，很多从政者都标榜基层出身，他不例外。

向警员借贷打响名堂

冼国林出身于西营盘一个小贩家庭，父亲退休后60多岁、母亲40多岁才诞下他，靠母亲当小贩把孩子养大，一家七口挤在板间房。名嘴车淑梅曾于《文汇报》撰文，指冼国林少年志愿是当老师，“生性爱公平”，遇事会出头，结果换来低操行分数，中学由Band 1学校转到读Band 3学校就读（教育局当年将全港学生按成绩平均分为五个组别，Band 1是最高级别）。

中学毕业，1980年入职盘谷银行担任文员，晚上兼职开的士。转捩点是有天他苦苦哀求也逃不过被警员抄牌，却见警员恭敬地向一名督察行礼，该督察竟是自己的旧同学，于是激起他的“奋发心”，报考专业试，自诩是“破纪录最快pass”；1987年考获英国特许银行学会会士，在JCG（现称大众银行）任职主任；9年后投身永亨银行信用卡。

他在永亨银行开展借贷部门，包括推出公务员贷款计划，向警员借贷，协助酗酒警员重整债务而打响名堂，行内称他为“贷神”。另一专栏作家周显曾在《东周刊》指冼后来与共同育有两儿的前妻离婚，把港币逾亿元身家给她，2005年暂离金融界。翻查资料，其时他已是永亨信用卡董事兼总经理，同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攻读法律研究文凭。

据《大公报》称，他其后亦考获美国俄克拉何马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法律学生资格。

冼国林回港后，2007年创立第一信用财务（8215），两年后星岛日报出版社为他出版《笑看江湖》一书，内容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信贷骗案手法，及谈论政经时局以及财金政策。不过有“股坛长毛”之称的评股人David Webb于2017年曾发表一张“50只不能持有的港股”名单，当中第一信用榜上有名，冼后来在《香港01》接受专访时指David Webb“唔识货”（不识货）。

2008年他涉足娱乐圈，拍过叶问系列电影，也拍过小型电影，在佛山市西樵山拥有国艺影视城。至2018年5月，他辞任国艺控股主席，怎料3个月后，他到韩国济州岛参加友人生日派对，返港后因左眼受细菌感染，并蔓延至肩颈、脊椎等，最后要切除左眼保命。翌年5月，他就再宣布出任国艺娱乐文化集团主席。

而近年，国艺娱乐卷入债务重组和诉讼案件。前年9月，冼国林被一群自称“苦主”的人贴大字报，称买了几亿元国艺娱乐旗下发行的债券后，债券大幅贬值，斥冼是大老千，吁对方“回水”（赔回本金）。后来亦传出冼国林与共同育有一女的第二任妻子反目，去年下半年入禀法院，向妻追讨物业、股票等，估计涉及共港币1.4亿元。



YouTube频道“冼师傅讲场”现时有逾15万名订阅者。

曾支持港英政府法律制度、自爆曾僭建

有传媒引述消息称，冼国林近年有意弃商从政，甚至已于本月开始组班参选，并向部分选委接触寻求提名。事实上，他一直甚为喜欢在不同场合中作爱国政治表态，他在专栏提过，开拍电影讲述师公叶问的故事，以推广咏春，而其“成功之道”包括将叶问塑造成“有血有肉、爱国爱家的男人”，相信“连女观众都会喜欢”。

冼国林有意投身政治之路有迹可寻。过去20年，他早期的报刊专栏文章，多次主张政府要有勇气承担过错、要知错能改等管治理念；近年活跃于YouTube、微博等社交媒体等发表评论政治，并着重引用法律批评示威者及民主派，以及为国安法护航。

追溯至03年上半年，冼国林以“财经界人士”名义，在东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太阳报》（已结业）财经版撰稿。除一般经济政策评论外，当年他以《优良法律制度是成功之本》为题，指“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城市，主要原因并非由于中国政府大量廉价物资或政治上大力支持，而是港英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及经济模式……”，指当年港英政府留下近万亿元储备给特区政府，“与当年的港澳办官员鲁平及一些中央官员担心储备被花光，明显是两回事。”

他续称，“在英式法律制度下，以往的殖民地都比共产国家或其阵营的附庸国发展得更好”，而维持英式普通法制度，“才给予居民及国际投资者信心”，强调希望新世代接班人进行改革时，“不要犯了‘为改革而改革’及‘因人废言’废弃了一些良好的制度”。

当年的他，亦会参考西方管治政策。话说董建华上任后，香港先后遇上亚洲金融风暴及沙士，经济重创，政府又想强推23条立法，结果民间“倒董”气氛一发不可收拾，那年7月1日有50万人上街。冼国林在七一大游行之后一星期在专栏撰文中，称不必要董建华下台香港才有救，要经济复苏可采用道家思想上的“无为而治”，即“尽量少作重大改动，顺其自然……这种管治方式极似西方的‘不干预政策（Laissez Faire）’”。

时至2006年至2011年，即主要在曾荫权政府年代，他亦有在亲建制媒体撰稿，虽然以评论经济政策为主，但亦有少量文章或篇幅论政。07年他撰写《以人为镜知得失 特区领导应懂“知错”》文章，提到过去10年特区的表现与预期“有所偏差”，原因则归咎于金融风暴冲击、政党阻挠等，认为特区政府并无“知错”。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最后提到，“国家领导人就是清楚知道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的弱点，才多次提示要寻找不足，而不是自我表扬小荆功绩”。此番说话既是针对时任特首曾荫权，亦是公开表态执行长官意志。

同年，他在另一篇文章《政客官员互谅互让 更能为社会谋福祉》中，又提到中国领导层，“温家宝总理日本之行便是‘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的最佳例子。”

有趣的是，冼国林质疑政府施政不公的同时，竟自爆“黑材料”。事缘在2011年他在《香港管治班子处事公正？》一文中，指出前房屋署署长孙明扬的寓所违规加建，事隔8年政府仍未诉诸法律，他自爆自己曾于其碧瑶湾单位设置组合屋，结果不足一年被政府要求清拆，他向屋宇署申请延迟清拆被拒，更被罚款1万元，

相较之下他“实感不忿”，亦质疑香港管治班子处事有问题。

“深蓝” 亲中立场变鲜明

香港的社会运动，事实上亦造就蓝营中人上位，冼国林也开始找到他的舞台。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爆发，他担任武术界“和谐社会大行动”召集人，组织200多名武术界人士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去警察总部，希望警方不偏不倚执法，并指警方用催泪弹驱散占领人士属合理武力，高调撑警。当年7名警员在占领行动期间袭击前公民党成员曾健超，被判罪成，多名演艺界人士及娱乐公司包括冼国林在内，为7人筹款逾港币777万元，惟当时因资金来源敏感而被拒收。

去到反修例运动的2019年下半年，他每星期在《头条财经报》以“国艺娱乐主席兼创办人”身份撰写固定栏目，内容走“法律路线”，并绝大部分以亲建制口吻批评社会运动，其中在《自由是甚么？》一文中，针对新闻自由、编辑自主、学术自由作出评论，指虚报、煽惑、诽谤都要受法律及专业标准规范；又不点名批评例如一个法律教授在课堂外鼓吹违法，是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原则。

而曾力挺英式法律制度的他，在2019年9月一篇文章《市民不能批评法官？》中，则打倒过去的自己，引用亲建制团体到终审法院示威，抗议法官宽待示威活动相关案件一事，认为法官是可以被批评，皆因“法官都是人……但人难免有所偏差”，所以才需要意见及批评；并指司法处既然有投诉机制，即等于可批评法官；更指希望港府及大律师公会清楚何谓司法独立。

他为“司法独立”作出解释：“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判案期间不受外界影响，但如果他执行的职务不符合标准，同样要面对公众批评……这样才能提高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水平。”

期后他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中短短两个月间，在《大公报》发表5篇文章，当中4篇批评及追究“失职法官”、“滥批司法复核”等。在《“煽惑分裂国家”一定要有武力元素？》一文中，他质疑在《刑事罪行条例》下进行检控的案件，都较少引用国安法起诉，认为“任何人不论用文字、言语、刊物、旗帜，明示或暗示等行为去煽惑他人分裂国家、改变香港所要遵循的宪制秩序，不论是否使用武力即属违反国安法第21条。”

不过翻查法例，若以国安法起诉，则只能涵盖国安法实施后、即2020年7月1日或之后的案件，故很多政治案件、示威案件则未必适合以国安法罪名作出检控。



冼国林在2020年9月一条影片“理想特首应具备的条件”中的影片截图。

社交媒体转活跃，YouTube频道有15万名订阅者

事实上，冼国林作为“蓝营KOL”，当然不止在报章专栏发表政见。他能够于反修例时期在蓝营之中迅速冒起，皆因他非常勤力在YouTube、Facebook、微博发布影片和文章，以收宣传之效。

翻查资料，他的YouTube频道“洗师傅讲场”现时有逾15万名订阅者，首条影片于19年10月发布，指警队人数不足以应付“暴徒”行动，“教导”政府如何用人去“平息暴乱”；而批评黄之锋、教协、记协等影片各有10多万人次观看。

他的影片路线以亲北京为主，字幕用上简体字。当中不乏影片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更称呼她为“天真娥”，认为林郑不应禁止市民批评司法机构，指如果中央领导人继续支持林郑“包庇”司法人员，是“有愧14亿同胞及700万香港人”，明言如果林郑认为力有不逮就应辞职。

那么谁人有资格做特首？冼国林在2020年9月一条影片“理想特首应具备的条件”提供部分答案。

影片中，他称林郑曾于18年5月到访他旗下的西樵山国艺影视城，而他一家人一直都是“林郑粉丝”，但直至2019年，他不满林郑“处理黑暴”的态度，故他由支持变成落漠、绝望，质疑反修例运动期间多名警察和市民受伤，“你有没有探望过任何一个警务人员呢？……这些人你有没有慰问过他们的家属呢？我不见得冇”。又指责她不敢“纠正”司法机构“犯错”，“除反映妳（林郑）天真可爱，还反映你漠视民意”。

而作为特首，冼国林认为要有使命感，“爱国爱港之余，能够有承担，不怕万难”；亦要量材录用，不要用人唯亲。

至于其余影片亦有邀请不少建制派政党中人担任嘉宾，如新民党叶刘淑仪、工联会麦美娟、民建联周浩鼎等。绝大部分影片均是论政，为国安法护航，并继续抨击司法制度为“黑洞”、“毒瘤”，不满法官轻判示威者；又建议成立统一监察处，“等于中国的监察院”，将廉政公署、申诉专员公署及审计署位并，监察所有政府部门，包括官员、司法、律政及警方，并废除监警会。

去年中，冼国林亦在Facebook专页发表文章，认为23条立法刻不容缓，称未来特首要以“大无畏精神去面对恶势力及恐怖分子”，并须加强国安人员权力。该专页自2016年中开设，截至1月19日凌晨有7000多人赞好，到早上因他在Facebook有“重大公布”，至9时许赞好人数已有3万多人、追踪人数有6万多；而微博则有3.2万名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爱国者如冼国林，在微博发帖时，显示是用国产小米手机和华为手机。

言论疑散播虚假信息

虽然他享受着言论自由去批评政府，但他在影片中却又表示创作自由、新闻自由必须受限制。例如去年8月，港府宣布将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若认为影片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可撤销有关影片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当时有电影人如田启文表示会影响业界发展；冼国林于影片中表示这些反对声音“全部都是废话”，“这些创作自由，所谓自由，什么新闻自由采访自由，一直都有限制。”他举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指任何自由都不可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但原文是专指和平集会之权利。

查实过往他有不少公开言论亦遭质疑散播假消息，例如他要求设立记者监管，杜绝“假记者”，却旋即被踢爆散播假消息，包括外国监管制度的资料出错，以及未有上网查证记协记者证的申请资格等。又曾发表“港台六成员员工年薪80万”的说法，但“事实查核实验室”于2020年10月指出有关信息为虚假，经整理香港电台开支预算及薪酬统计数据后，认为该说法不可能成立。

虽然他凭时事评论短片一跃成为蓝营KOL，但他没有放弃写作，而单单报章专栏亦未能满足他。2020年他透过明报出版社出版《重病的香港，如何救治？》一书，认为香港社会争拗及动乱问题缘于缺乏国民身份认同、教育工作完全失败、司法制度不全、政府文宣水平不合理包括香港电台角色扭曲、司局级官员能力欠佳，以及严重扭曲的立法会形象。他更指出，“外势力的渗入及反中国邪教的扩张之下培养出一股庞大新一代反政府势力”。

去年中，他又于同一出版社出版《治港策》，讨论香港政策倡议，包括近年备受关注的房屋及土地问题。

当时他接受传媒访问时称：希望透过书籍“献计”予“准参选人”如何答允承诺

而如今，他抢闸表态有意管治香港。

尽管冼国林看似在评论方面的履历丰富，但今届特首选举，参选者必须取得最少188张有效提名票，且在五大界别中，参选者须获每个界别最少15个委员提名，而每个选举委员会委员亦只可提名1个候选人。冼国林遇到最大的挑战将会是须获第五界别的足够提名，皆因该界别为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及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组成，一向被视之为紧跟北京路线，如无北京首肯，冼国林就会惨遭滑铁卢，无缘成为香港首长。